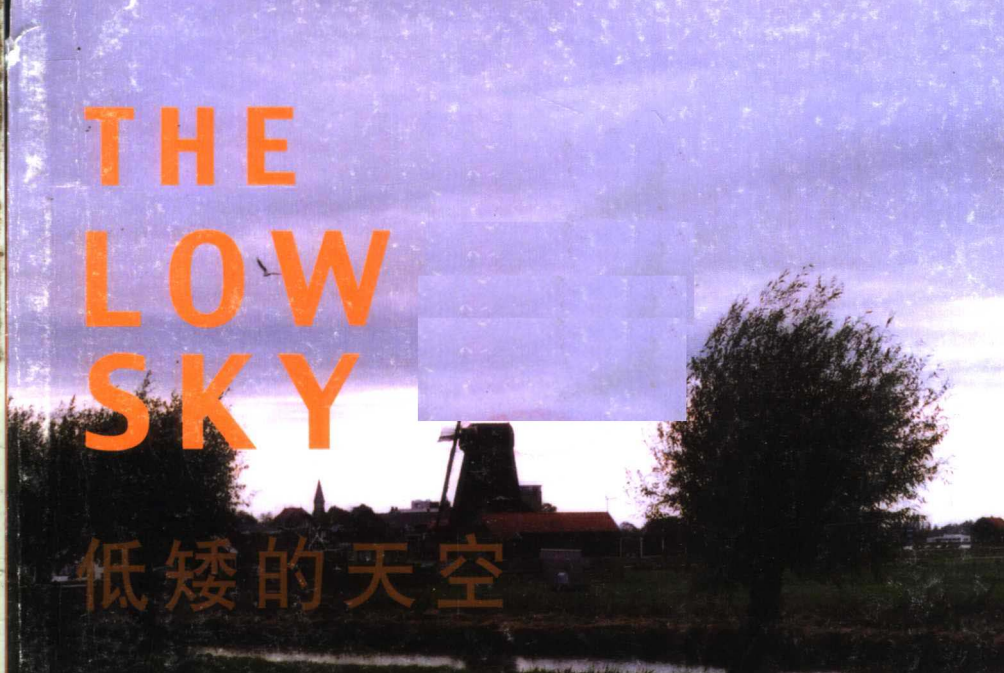




THE
LOW
SKY

低矮的天空

[荷] 汉·凡德霍斯特 / 著 高江宁 / 译

荷兰表情

展现一个真正的荷兰；
帮你读懂荷兰人，体味荷兰人的生活。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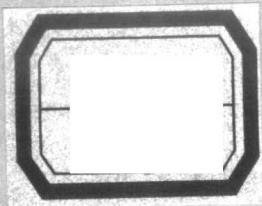
Understanding
the Dutch

A book that makes the Netherlands familiar

〔荷〕汉·凡德霍斯特／著 高江宁／译

荷兰表情

低矮的天空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低矮的天空: 荷兰表情 / (荷) 霍斯特 (Horst, H. V.)
著: 高江宁译, 天—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11
ISBN 7-201-04920-8

I. 低... II. ①霍... ②高... III. 荷兰—概况
IV. K9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19543号

Copyright©2002 by Scriptorum, Schiedam, The Netherlands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2-2004-168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开发区怡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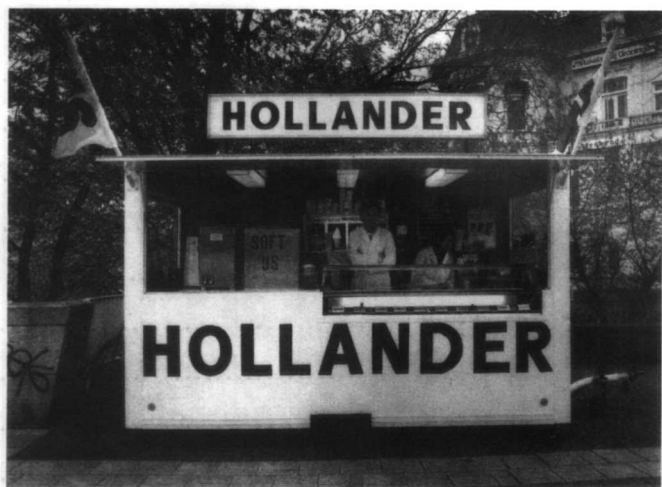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4,000册

定价: 20.00元

关于作者



汉·凡德霍斯特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就职于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的交流司。

前言

——致中国读者

2004年是荷兰和中国关系中重要的一年，因为50年前，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欧洲，有50年寿命的事务是值得庆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荷兰王国至2004年这50年来的友好相处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庆贺，值得我们为两国的繁荣、昌盛举杯、欢宴，并期待美好的未来。

这样讲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因为很显然，荷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是近邻，但却是远方的朋友。荷兰俗语说“远友不如近邻”，但这只是相对而言。荷兰和中国各居世界一方，但中国人民和荷兰人民之间的彼此信赖可追溯到比荷兰与新中国在半个世纪前建立的外交关系久远得多。17世纪初，荷兰的船只就首航中国海岸，东印度公司就开始通过广州——中国当时通往外部世界的港口——与中国通商了。

荷兰很快就懂得了中国瓷器的价值。荷兰客户将荷兰的风景绘画（比如他们周围的景象）用船运到中国。两年后，他们定做的餐具到货了。杯子、碟子和盘子上都是景物，但显然全是中国风格：中国工匠们从运过去的绘画中获得灵感，又融进他们个人以及取自中国文化的特点。

荷兰—中国至今的关系在更广阔的领域里都表现出这种特点。我们从彼此的文化中受到鼓舞，又添加进各自的特色。同时，我们又小心、精心地呵护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瓷器是多么珍贵。

这本书写的是荷兰和荷兰人。它向你们展示荷兰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他们如何思维、如何工作，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以及在数世纪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中——按照中国历史年代，这要始于汉代了——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

我希望这部由高江宁女士以其智慧、深刻的感知力以及对跨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所翻译的中文译本为荷兰和中国人民之间对彼此更深入的了解筑起一座桥梁。

汉·凡德霍斯特，海牙，2004

前 言

我在那些一般是来荷兰学习、搞研究或做生意等短期访问的人们眼中看到一种惊异。这本书是对这种惊异的回答。有时他们不说什么,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问问题。荷兰,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可以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本书的对象是那些对荷兰和荷兰人感到惊异的人们。我无意消除这种惊异,因为它可以是一种积极和有创造性的情感。但是如果你对那些看起来不寻常、稀奇古怪甚至令人反感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的背景有所了解,会有助于你对它们的理解和更有效地做出反应。

我在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的工作意味着我在工作上和私人生活中很经常地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他们打交道。荷兰社会中的哪些特点引发出他们脸上那种令人熟悉的惊异表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找出某些模式,这就为我这本书应包含什么、舍弃什么提供了指导。因此我必须感谢所有那些在某个时刻向我揭示了他们对荷兰人及其生活方式感到惊异的人们。没有他们的坦诚,这本书绝不会诞生。

但是,我当然不能到此终止。出于一些我将在后面详细说明的典型的荷兰的理由,我并不是全部自己设计了这本书的编排。我与我的朋友及同事讨论,让他们有机会提出改进建议。这导致建立了一个“支持小组”——一小伙人,他们对我所写成

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提出问题,并在我有些武断时,建议我应舍弃什么,增加什么。他们在聚会时这样做,有时甚至有些无秩序,但总是极端富有成效和令人愉快的。这个小组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文化人类学者周扎达·佛里普斯、翻译兼评论家尼克·米德马、纪录片作者兼安娜·富兰克联合会工作人员彼特·斯豪特和荷兰与美国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马塞尔·欧门。他们对本书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低矮的天空》的写作给了我很大的乐趣。我希望我能成功地让本书的读者也受到这种感染。

本书图片由 ANP 提供。

汉·凡德霍斯特

介 绍

答德休·宝吉斯

“你不能在这里呆下去，”德休·宝吉斯在第一次短暂地访问了荷兰之后对他女儿说，“这里天空太低矮。”我对此记忆犹新，因为我和克劳迪亚曾谈过3年恋爱。我们去了她在圣保罗的家。我对巴西比德休·宝吉斯对荷兰兴致高。我对炎热、潮湿的贝伦港很赞赏。

“这是因为它和你所预见的巴西市镇一模一样，”德休说，“炎热，肮脏并有些破落。你之所以喜欢贝伦，是因为它完全符合你脑中巴西的模式。”我们心照不宣地想起戴高乐的名言：“巴西，不是一个严肃的国家。”

德休·宝吉斯将会对此感到气愤。在从事了一段广告业之后，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建起了几个现代化的公司，使用先进的基因技术搞牛的育种。他还写过一些有关圣保罗省农村生活的小说。他懂得形象及人们想从他们的所见所闻中识别出什么。他就我对贝伦的印象所作的解释一语中的。我很喜欢巴西，但带着多数荷兰参观者对巴西所持的典型成见，我最喜欢北部和东北部，横扫全国的现代化对那里的传统生活方式影响甚微。该地区那么多人卷起铺盖到喧闹的大城市圣保罗去寻找更好的前途，这个事实丝毫未能改变我这种观点。东北部的一切就是好得多。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普遍的贫困并不扎眼——巴西到底是属于第三世界。这使德休·宝吉斯很恼火。他对此很敏感，怀疑这里面隐藏有一种优越感。对我们来说，巴西充满浪漫情调，与众不同，属于另一个时期。

德休把我塞进他的雪弗莱 Diplomat 汽车(巴西制造),我们就上了安韩盖拉—连接圣保罗和米纳斯热赖斯省的汽车路。路上我们听收音机中的瑟塔尼亚,这是德休最喜欢的音乐。在我听来像介于乡村音乐与西乐中间、催人泪下的第一流的音乐,我们在荷兰称为 Smartlappen。无论如何在我听来它不像巴西音乐。

我们驶过巨大的绿色路牌。除了在荷兰路牌是蓝色之外,安韩盖拉可以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条现代化汽车路。

大约五十年以来,巴西都在将其地方牛种与泽布牛(一种印度牛种)交配。这样育出的是高质肉牛。德休更进一步地使交配的母牛高额产卵,每头牛产出 20 个受精卵。这些受精卵被移植到“普通”母牛的子宫中。德休想带我去看的就是这个。我们驾驶着雪弗莱向他的繁殖场飞奔。我老远就可看到繁殖场,它的圆顶在阳光下闪烁。它全然像一个在周围平原平坦的农村中凸起的印度庙宇。我们离得更近时,可以听到锣声,使人更容易把它赋予宗教意义。

但里面是实验室和牛圈。我听到的锣声是从随风而动的一件装饰艺术品中传出的。门前一个大招牌清楚地写着公司的名称 Nova India Genética。我简直搞不明白,在我看来这很时髦。德休作了解释。他说,这建筑本身就是自己的广告。这里,终归他们是在采用基因技术,用印度的泽布牛来进化巴西的牛种。在地方机场的出发大厅里,有一副这座庙宇的巨大彩照。Nova India Genética 这名字讲得很清楚了,无需作复杂的解释。这建筑就传递了信息。

我开始明白德休为什么提醒他女儿说荷兰的天空太低矮。这解释了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荷兰人,为什么会对那工厂有那种最初反应。德休是个很浪漫的人。浪漫者通常会选择他们周围的环境。如果他在荷兰建一座庙宇——比如在瓦赫宁根,他的竞争对手就工作在农业大学里——他会被作为一个怪人而注销,拥有泽布牛也无济于事。基因繁殖场应看起来就像基因繁殖场才对。那座庙宇会使他失去客户的。这样的建筑在荷兰会被看做一个昂贵的怪物。他们会想,德休·宝吉斯有些疯

狂,有些不正常,和这种人不能做生意。在荷兰,他们绝不会明白利用建筑来传达信息。德休在荷兰看到某种“单调”,一种对非传统的不信任和对令人惊奇的事物的恐惧。探索者在荷兰是没有市场的。

他讲天空低矮讲得对

但他也不对。他的分析并不全对,尽管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他讲天空低矮是对的。灰色的云彩悬挂在大地上空,将日光过滤了,使下面的颜色苍白、单调。这太常见了。我自己的计划就经常在没完没了的磋商和会议中失去了活力。当它们最终从雾气中脱身而出时,已被削去了棱角、淡化并仅剩下精髓了。我的同事们——普通的荷兰男女——当我想与他们组织点事情或做些什么时,对风险表现出过多的敏感。他们很喜欢“可行性”和“时间不足”这类词语。他们会开始讲成本方面,但是正像德休这位企业家所说的——一个好的设想总是能找到钱的。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好的设想。

但对我的计划,每个人都极卖力气,似乎这与他们生命有关。几经倾轧,这些计划常常变得雄心大减,原有的特色全被去掉了。但计划却被通过,中心内容未变,资金也毫不成问题。

我甚至学会了如何对此做出应对。我的提议渐渐变得更雄心勃勃而不是相反。这样,我告诉自己,在遭倾轧之后,保存下来的还多一些。

荷兰著名诗篇中有一首对低矮的天空作过特写。那是有关我们与水展开的英勇斗争。因此低矮的天空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我对湿热的贝伦这座城市的偏爱深深触动了德休的灵魂。他对低矮的天空的评论也同样深深地打动了我。

这就是我为什么给这本书起名为《低矮的天空》。我在第一个句子尚未输入电脑之前就想好了名字。它必须是对德休·宝吉斯的某种答复,同时又必须对他有所帮助,万一他要在荷兰有所建树呢。此外,还必须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荷兰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拥有众多移民人口的国家——不管人们会与此相反地说些什么或如何说。欧盟的内部边界正在消失,而外部边界也变

得越来越松弛。任何在阿姆斯特丹的卡尔夫街或鹿特丹的莱恩大街散步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处于国际性、多文化的人流之中。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是“荷兰特色”？

像这本之类的书可被看做是某种“助手”，可能成为理解荷兰人的一系列指导。荷兰人自己对提供帮助是很慎重的。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被允许自己做决定和认识事物。他们自己就不希望被干扰，除非在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意愿并非如此的情况下。因此他们也不强加于人。书仅仅摆在书店的书架上——取舍由人。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荷兰特色”？是木鞋，是郁金香，是圣·尼古拉斯节，是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是三角洲工程，是当你走在大坝上脸上吹拂的湿润的西南风，是围海造出的平坦开阔地及其之上的佛里斯纯种牛。它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但对于百分之九十的荷兰人来说，它们意义甚微或毫无意义。它们是荷兰的典型，正像贝伦是巴西的典型。每个在此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人耳闻目睹的是与此截然不同的事实。以上事物很典型，但并不具代表性。



什么是荷兰？那是时时由运河分隔开、无边无际的围海造田的延续。照片由 Ben Deiman 提供

鹿特丹的《古老的马斯小路》这首歌的代表性要大得多。

“Ik zit hier op de snelweg
met een lege tank.
Regen klettert op het dak.
Ik zal nu wel naar huis toe moeten liften,
'k denk aan jou
bij elke stap.
In de verte blijft de Transit staan.

Ik kom nooit meer van je los.
Ik zie de Caltex in een nevel,
olievlekken op de Maas.
Ik loop maar door,
maar ik kan nergens heen.
Het regent nog steeds
en ik voel mij zo alleen,
nu ik je nooit meer zie.
Oude Maasweg, kwart voor drie.”

“我停在高速公路上，
油缸空荡，
雨点打在车顶上。
现在我不得不搭车回家，
每走一步
我都在把你想象。
我越走向远方，
车变得越渺渺茫茫。

我将永远不能将你遗忘。
朦胧中我可看到卡尔泰克斯油厂，

油婉婉地漂浮在马斯河上。

我继续走着，

无处去，无处往。

雨仍在下

孤独充满心房

因为你离开我的身旁。

古老的马斯小路，差一刻三点。”

这是精彩的蜜浆饼乐队第一首轰动歌曲的粗略翻译，他们在荷兰很有名，在鹿特丹地区属于世界级闻名。他们如果不唱这支歌，我们这些歌迷们是不会让他们下台的。它恰到好处地呼唤出鹿特丹一种“秋天”的感觉。我们都见过朦胧中的卡尔泰克斯炼油厂。古老的马斯小路穿过马斯河岸边以化工厂为主的地区，该地区自认为是荷兰的经济命脉。《古老的马斯小路》这首歌的歌词为那个地区整整一代人打上了精神烙印。这支歌是在莱昂·拉塞尔的曼哈顿岛小夜曲的基础上创作的。精彩的蜜浆饼乐队将他们自己的歌词与原词并列排出，以表达他们的感谢。原词是：

“我的车很破，

搁浅在高速公路上

再次思念起你。

看来要去车站，我得搭车。

每走一步我都看到你的面容

像在镜子中注视着我，

并告诉我，惟有你

使我感到

我能继续存活，

并为活下去而感到快乐。

我无处可躲

没有吉它可弹拨，

心中充满迷惑，
自从你离开了我，
雨不曾间断过，
曼哈顿岛小夜曲。”

在荷兰语歌词中，雨下得更大，更有形。它暗喻着环境的恶化。其中的地理信息更具体得多，表达痛苦的字句较短——在我看来，不那么有诗意。但是两种歌词相同处很多。大城市多半都很相似，纽约必定有其自己的古老的马斯小路。各个国家和人民各有其特点，但这不是略看一眼他们的民族风俗就能捕捉得到的。一种全球文化已发展起来，有其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象征。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部分，通过流行的文化、时装、新发明和生活方式表达自己。除了长度之外，鹿特丹的维纳大道可与圣保罗的宝力斯塔大道相替换。雅加达的扎兰撒姆林与曼谷的萨农塞克汉姆维克也是如此。阿姆斯特丹文化社会学家艾伯拉姆·德斯旺在他 1987 年发表的 *De stad als kunststuk*——《城市作为艺术品》中的最后一段中讲道：“这是一座能跨海的城市，它为这块大陆的文化生活定下了基调，它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都市，不仅统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还成为整个大陆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中心，最终会成为所有其他大陆文化之间的中心。这是纽约，亚特兰蒂斯为中心点，欧洲文化之都。”

在另一篇文章《荷兰论坛》中，德斯旺将这种影响定义为以纽约为中心（但清楚表明不是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中心的）文化的国际化。他还用了“全球文化”的字眼。他写道：

“荷兰的国际化发生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在荷兰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日益增长的实际的相互依赖性，特别是大西洋周边的国家。其次，荷兰文化——特别是荷兰的大众文化，越来越以全球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为榜样。”

在此之前（1985），德斯旺在 *Verdriet en lied van de kosmopoliet*——《大都市的悲哀》中对这种新的全球文化表示欢迎：

“每个星期，舞厅都爆满，因为有一个非洲乐队在演奏。25

年前,非洲的乐队也来过荷兰。妇女裸胸而舞,男人敲着鼓。人人都认为很有趣,很地道。但只此而已。现在来这里演出的非洲乐队演奏的乐曲是‘杂交的’,大言不惭地将部落民俗、伊斯兰赞美诗、加勒比狂欢节和纯粹的美国商业音响混杂在一起。它是大杂烩而不是混合乐,但充满活力,洪亮而永不休止。这是大都市文化,已与其部落根源决裂,摆脱了将其束缚于村庄的枷锁……”

德斯旺得出结论:“荷兰是世界轨道上的一个车站。荷兰语及其文化的作用和价值在于使你能从那个世界进进出出。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来说不过是一个站台。”

德斯旺是个受教育程度很高、极受人尊重的教授,但又是个地地道道的阿姆斯特丹人。阿姆斯特丹人,当然不仅仅是他们,毫无保留地确信,他们生活在全国惟一真正的大都市里,因此可以直接接触到外部世界的革新和试验。世代以来,该城市对那些厌倦了村庄传统生活的人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阿姆斯特丹自视为对外的窗口。事情先在这里发生——或者说那个城市的人民愿意这样认为——之后才向全国扩散。当然,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是这样的。但在荷兰,首都与各省的距离那么小——既从地理角度讲,也从精神角度讲。荷兰不但小而且高度城市化,特别是在西部。确实是市镇、城市引导潮流,从历史上来讲就是如此。荷兰位于德、法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交汇处,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由来已久。这本身就使荷兰社会具备了德斯旺在他的文章中热情描述的世界风采。古老的马斯小路是这种世界性的典型代表——但绝非惟一代表。9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对第一部荷兰制作的每周连续剧 *Goed Tijden, Slechte Tijden*——《好时光,坏时光》着了迷——但那是以澳大利亚电视剧为楷模的。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这可能使人认为德斯旺笔下的文化国际化,他的全球文化(世界文化的“经纪人”——纽约的产品),加上所有的大杂烩构成了荷兰人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但是找出纯粹的“荷兰”因素——不管是什么,是会误导人的。本书的读者会发现很多东

西也适用于他们的国家,并认为和国内没那么大的不同。他们的反应有时可能会类似,但并不都是对同一段落的反应。全球文化与香草、调料的作用相同。它们与菜的配料相混相融,它们的气味可能强过配料,但绝不能完全决定那道菜的味道。看来相似的事物就是这样区分开来。当然,调料一加进去,就难于从原配料中分离出来。

否则,德斯旺绝不会注意到低矮的天空。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不写郁金香、木鞋和圣尼古拉斯节。以想了解以上情况的非荷兰人为对象的书不计其数。关于骑自行车也是如此。只要不是走上坡路,自行车是极好的交通工具。荷兰没有几座小丘。此外,可讲的就差不多了。

本书另辟途径,不多探讨荷兰人的外表而是他们的行为。本书力图让读者探索荷兰人的心理,那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一种危险的探索。就连蜜蜂和蚂蚁,直到不久前被认为是像机器人一样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仅仅在其生存的群体内才有意义,但现在也被发现比以前所想的更具备个性。人类也是如此。某个人的反应主要由其个性来决定。但由文化而决定的行为确实存在。保利斯它大道尽管看来很像维纳,但我的身体语言,走路的样子与巴西人非常不同。他们一眼就认出我是个外国人。从我的姿势来看,我可能来自巴西南部,但他们知道其实并非如此。我有别于他们。

我们如何更好地了解这点呢?阿姆斯特丹的皇家热带研究所对其他文化的研究已不止100年,不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还包括医学和农业。它已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广泛跨文化交流经验的国际性研究所。近年来,该所将这种经验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用于实际,举办向外国人介绍荷兰人的生活方式的课程。该课程确定了荷兰社会的五项特征:平均主义,讲求实际,有组织性,适合经商和注意隐私。实际上,一个来此生活任何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将会遇到的几乎所有现象——最初可能令他们感叹、震惊、气愤或绝望——都可涉及这五种特点中的一个或几个。这样,荷兰的男女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共同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